



百年散文探索丛书

孙绍振 陈剑晖 主编

新时期散文的 发展向度

王兆胜
一著

王兆胜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百年散文探索丛书

孙绍振 陈剑晖 主编

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

王兆胜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王兆胜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7

(百年散文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9357 - 4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②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5160 号

Xinshiqi Sanwen De Fazhan Xiangdu

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

王兆胜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曾 莹

出版策划: 古海阳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古海阳

排 版: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9357 - 4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总 序

孙绍振
陈剑晖

散文是“文体之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凝聚。在古代、“五四”时期，散文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是一路走红，成为最受出版商、读者尤其是大学生欢迎的文体。但与这种蓬勃态势极不相称的是散文理论的贫困，其学术积累，其受关注的程度，其对创作的影响，均远逊于诗歌、小说乃至戏剧。造成散文理论贫困的原因，在我们看来有如下几方面：其一，缺乏有较高认同度且具一定操作性的核心范畴；其二，缺乏流派思潮意识，更缺乏以流派思潮为标志的论争；其三，观念落后，理论陈旧，缺乏建构属于自己的散文理论话语的自觉；其四，一些散文研究者缺乏应有的自信，总觉得研究散文低人一等，而学界对散文研究有意或无意的贬低与漠视，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种自卑感。正是这几方面的合力，导致了散文这种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是创作红红火火，异彩纷呈；另一方面是理论冷冷清清，长期萎靡疲软、欲振乏力。当然，这是从总的方面，从与小说、诗歌等主流文体相较而言。应该说，进入新世纪之后，在一大批有志于振兴散文理论的中青年学者努力下，特别是随着一批原先研究小说、诗歌的著名老一辈学者的加盟，散文研究队伍不仅日渐发展壮大，而且提高了散文研究的起点，改变了以往只重收集整理资料，探讨散文创作技巧，尤其是只重作家作品评论而轻理论建构的研究局面。散文研究开始由边缘向中心位移的标志是：一些散文研究者开始从学理上研究散文的概念范畴，试图建构散文的理论体系；一些研究者将研究重心从社会学、思想内容研究转向文体研究；甚至连一向不受重视的流派思潮研究，散文研究中的哲学问题、方法论问题也有学者关注。至于“大散文”“纯散文”“复调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小女子散文”“艺术散文”“生命散文”“新散文”“在场散文”“原散文”等众多散文观念、主张或口号的提出，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当下散文领域的热闹。总而言之，随着散文创作的繁荣，散文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加强，以及研究者质疑精神、批判意识的觉醒，散文研究已告别了原先备受冷落歧视的尴尬境地，开始有了一些自信，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这是事实，也是我们必须明确的理论前提和总体判断。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散文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观，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念和主张，但迄今为止，相较于小说、诗歌研究，散文研究还是落后的，还远远未达到我们的期待。具体表现在：第一，散文理论、散文批评和散文理论史的研究虽进入众声喧哗的繁盛期，但由于在基本理念上缺乏共识，这样对散文成就的评价便缺乏统一尺度，常常陷入混乱、自相矛盾的困局。第二，新世纪以来虽有众多的散文理论，但大多是理论家各自的独白，并未获得散文研究者的普遍认可，作家似乎也不太买账。第三，时下的散文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单兵作战，虽然发表了不少单篇评论和单本著作，但由于没有策划，宣传不到位，因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在影响力上大打折扣。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组成一个强大的作者阵容，出版《百年散文探索丛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二十世纪至本世纪初期的散文进行全方位且具原创性的欣赏、梳理与阐释，同时建构起新的散文理论话语，最大可能地为散文立论、立法。我们认为，这样不仅能推动我国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结束散文缺乏共识、标准混乱的局面，从而提高散文研究的学术品位，使散文研究在人文学术领域有更大的影响。这是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一个想法。

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二个想法，也可以说是更深层的原因，是考虑到自“五四”以降，文学理论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古代，小说、戏剧理论十分薄弱，古代有关文章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散文理论，所以散文理论在古代可以说是正宗，享有很高的地位。但“五四”之后，随着小说、诗歌日渐占据上风，加之西方文学理论大规模涌入我国，并在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中完全压倒传统的古典文论。如此一来，既没有西方现成理论可资借鉴，又没有思潮流派可以师承的散文研究自然成了弃儿，更不可能像小说、诗歌研究那样丰富多彩、风光无限。不过正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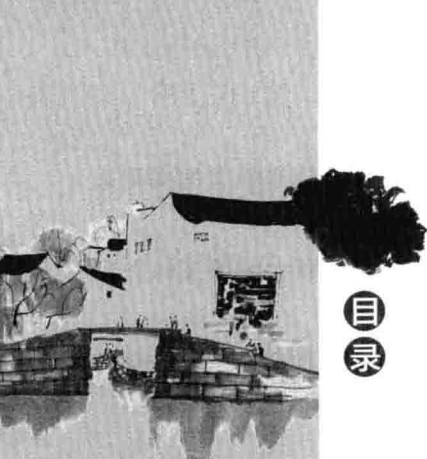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散文研究虽不似小说、诗歌研究那样有西方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但它那份心定神闲，那份“任凭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的气度，却是因过分追逐西方各种文学新潮和表现技巧而变得心浮气躁、“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小说、诗歌研究所不及的。正因贫困，正因没有太多现成理论可依持，说不定散文研究的天地更加开阔，更有可能建构起带有原创性的东西。这样看来，散文研究不仅不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事实上还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三个想法，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国内尚无关于现当代散文研究和批评的丛书系列。因此，本丛书的成功出版，无疑填补了散文研究方面的空白，具有开拓与创新之功。若能好好经营，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最后，再简单说说本丛书的一些特色。第一，丛书体现创新性，强调学理性，又兼顾可读性。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散文，提高阅读兴趣，丛书将尽量回避过于“学院化”的表述，用生动优美的文字来探讨散文问题。第二，丛书以目前国内最重量级、最具名气、最有号召力的散文研究名家为作者群，旨在全面展现当代学者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学术创新成果，力求能够在学科内外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第三，丛书不拘一格，系统论著、专题研究、文本解读、批评随笔皆可。关键是要有特色，有创新性，有可读性，尽量做到雅俗共赏。第四，我们力求把丛书打造成可持续的产品链。初步拟在三年内出版十到十二种著作，每年出版三至四种。第一辑四种：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陈剑晖《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王兆胜《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和谢有顺《散文的常道》。

一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真诚地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当下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学术著作出版困难之际，以不世的眼光和气魄，接纳了这套显然不会获利丰厚的丛书，为当代散文的创作和研究，为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文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要感谢长期致力于散文研究的学者。他们甘于寂寞，享受冷遇。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大红大紫，但他们却安之若素，以纯正的精神去接近散文的精神，以炽热的心去拥抱散文的心。因此，《百年散文探索丛书》的出

版，既是一个学术群体探索思考的展示，更是一种坚守精神的见证。但愿本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散文，并推动当代散文研究和批评更上一层楼。



目 录

第一章 新时期散文的观念变构与反思 / 1

- 第一节 散文观：“形不散—神不散—心散” / 2
- 第二节 关于散文文体的辩证理解 / 12
- 第三节 散文的常态与变数 / 18
- 第四节 散文创新的路径与向度 / 24
- 第五节 当前散文理论建设中的盲点 / 32

第二章 新时期散文的文体建构与反思 / 37

- 第一节 从“破体”到“失范”：新时期散文文体的问题 / 38
- 第二节 知识、史识与体性：文化散文的误区 / 50
- 第三节 活力与障力：大众传媒对散文文体的深度影响 / 56
- 第四节 平衡感、平常心与平淡美：散文写作难度的营构 / 63

第三章 新时期散文的文化选择与透视 / 69

- 第一节 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 / 70
- 第二节 超越与局限：80年代以来女性散文的文化选择 / 113

- 第三节 困惑与迷失：90年代以来散文的文化选择 / 126
- 第四节 归位、蓄势与创新：新世纪散文的文化选择 / 149
- 第五节 个例研析：2012年中国散文创作的新向度 / 170

第四章 新时期散文作家个案解读 / 177

- 第一节 余光中：走向世俗化 / 178
- 第二节 贾平凹：魅力与局限 / 189
- 第三节 周涛：价值迷失 / 202
- 第四节 林非：融通、再造与升华 / 214
- 第五节 王充闾：张力结构之美 / 230
- 第六节 陈忠实：焐热大地与孵化人生 / 238
- 第七节 肖凤：超越苦难与体味美丽 / 250
- 第八节 彭程：生命的坠落与轻扬 / 252
- 第九节 韩小蕙：辉煌事业寂寞时 / 254
- 第十节 郑云云：边缘人生的边缘书写 / 259
- 第十一节 熊育群：审美世界的欢唱与悲吟 / 269

附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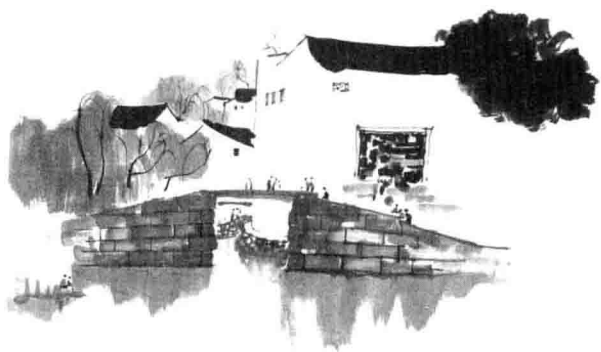
- 与杨献平先生关于散文的对话 / 283

附录二

- 王兆胜散文研究及其评论存目 / 290

后 记 / 295

第一章



新时期散文的观念变构与反思

第一节 散文观：“形不散—神不散—心散”

在各种文体中，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散文占尽先机，不断出彩，到世纪之交，它已呈独领风骚之势。最突出的例子是，由余秋雨引导的“散文热”席卷全国乃至于风靡整个华文世界。近几年，散文渐次降温，其存在的问题也开始浮现。本节主要对二十年来影响文坛的所谓“新”散文观提出质疑，由此反思当下中国散文的几大误区。

一、散文文体的“破”与“立”

纵观中国现代以来的散文，它经由了一个不断“破体”和“建构”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散文才逐渐跳出传统的窠臼，推陈出新，别具风姿。不过，就“破”与“立”的关系看，显然“破”多而“立”少。换言之，在散文理论的探索中，更多人注重的是突围、变革和革命，而建设性的意见则显得淡薄多了。

就建设性的散文理论而言，大致有下面几个阶段：一是“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在其后才有小品文这一文体的复兴。林语堂承周作人遗绪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出“幽默”、“闲适”和“性灵”的小品文理论。二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三大家之代表杨朔提出以“诗”的方式从事散文创作，于是诗化散文大行其道。1963 年，台湾的余光中写了《剪掉散文的辫子》，倡导“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即“现代散文”。^①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关系，余光中这一观点当时流布不广，内地改革开放后它的影响增大。三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林非提出了散文

^① 参见《余光中散文选集》（第 1 辑），第 333 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的“真情”、“自由”、“个性”与“平等”等概念，有助于在更广大的视域和深入的层面提升对散文的理解。还有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概念，对于散文文体的变革也是有益的。此时期，刘烨园提出“新艺术散文”的概念，他的看法与余光中比较接近，都强调散文的“密度”、“浓度”和“厚度”，不过他更强调散文的“读不‘懂’甚至感觉也不‘懂’”^①。四是进入新世纪，陈剑晖的散文理论研究与建构独树一帜，除了比以往的视野更开阔、观念更现代外，他提出“散文的诗学建构”这一问题，希望从中西文化和散文资源的角度，为相对匮乏的中国散文理论做一支撑。可以说，百年中国散文理论的建设是自觉的，也是成绩斐然的。

但另一面，解构的声音更是如雷贯耳，它甚至遮蔽了散文理论建构的努力。最早的要算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对中国古老散文的现代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1927年，鲁迅表示：“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②鲁迅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最大！还有梁实秋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散文是没有什么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③这极易给人“散文可以随意”的印象。1961年4月10日，王尔龄在《散文的“散”》中认为“散文贵散”。5月12日，肖云儒提出“形散神不散”的概念：“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④这里，虽然对“神”和“形”的理解有明显的偏误，但给散文松套，令其“形”散，却是清楚明白的。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解构”散文的意识得以加强。像赵玫的《我的当代散文观》、余树森的《散文不妨野一点》希望打破散文固定的模式，来一场变革。刘烨园说得更明确，他1993年提出，变革后的新艺术散文，应该由以前的“形散神不散变成形散神也飘忽无踪了”^⑤。刘烨园没有直言散文可以“神”散，但“飘忽

① 刘烨园：《新艺术散文札记》，《领地》，第319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梁实秋：《论散文》，《新月》1928年10月第1卷第8期。

④ 肖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

⑤ 刘烨园：《新艺术散文札记》，《领地》，第319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无踪”的意思也差不多。至此，散文的“形”和“神”都可以打破了。我认为，后来散文的根本“破体”，包括余秋雨及其跟随者“义无反顾”的散文文体革命都与此有关。更重要的是，越到后来，散文文体的规范越不受重视，如南帆曾表示：“散文令我心动的原因是没有规矩。”^① 陈剑晖也表示：“散文又是一种‘法无定法’的现代文学中仅存的‘古典’。”“盖因散文是极自由极潇洒的文体，它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它的形式就是没有形式。”^② 在刘烨园、南帆和陈剑晖看来，没有规矩的“散”的自由正是散文的特点和魅力所在。这是散文文体“破”之极致。

应该承认，正如“立”对散文文体建设的意义，“破”也是使其发展的强大动力，否则就很难想象散文何以能冲破重重包围，获得解放与自由。余秋雨散文的熔历史、现实于一炉，将知识、思想、情感和感觉贯通起来，从而将原本狭隘刻板的散文体式拓展成“天地之宽”，就很能说明问题。不过，也应该看到，在论者看来，散文的“法无定法”之无规矩也许不言而喻，但其表述却容易让人误解，即现在许多散文家奉行和读者遵从的所谓“散文是一种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文体”。散文不仅仅可以“形”散，而且“神”也可以散，一切都大可以随便的。

我认为，不能将散文进行简单化理解，如“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又如“形可散神也可以飘忽无踪”，再如“形散神不散”，因为散文的“形”、“神”如果“散”了，它不仅不能被称为佳作，也不能算是文学，其生命力也就岌岌可危了。这颇似一个人，当他的“形”散了，那就是形销骨立、委地如泥；而他的“神”散了，则不是失魂落魄，就是呆若木鸡，抑或是行将就木了。就如清代姚鼐说的：“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③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第二十七》中言：“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在《文心雕龙·神思第二十六》中亦言：“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

① 2002年在山东省淄博市举行的一次散文讨论会上，南帆持有此说。

②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第311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

③ 转引自喻大翔：《两岸四地百年散文纵横论》，第5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驯致以怪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可见，为文的“形”和“神”都很重要，不能无视其存在，更不能使之散失掉了。正是在此意义上说，散文既不能“形”散，更不能“神”散。

那么，什么是散文的“形”和“神”呢？前者比较明确，不易混淆，即“形体”之谓也，指散文的结构布局、用词遣句；后者人云亦云，差别较大，但我认为可理解为精神、神采、神气或神韵等。如果打个比方，“形”是蜡烛，而“神”则为烛光，二者均不可“散”，因为散则漫溢，散则跳跃、昏暗以致熄灭。关于此，我们可以古今中外的散文经典为证，没有哪一篇是以“形散神散”闻名于世的。

既然散文的形神都不能“散”，必须“形聚神凝”，那么散文之“散”如何体现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心散”，即有一颗宁静、平淡、从容、温润和光明的心灵。换言之，散文的本质不在于形神俱“散”，也不是“形散神不散”，而是“形聚神凝”中包含一颗潇洒散淡的自由之心，这颇似珠玉金质包隐于石，更多的时候亦如高僧禅定。也是从此角度说，散文是边缘文体和业余文体，它远离中心、不急不躁、心地坦然、自然而然、知足常乐，充满人生的智慧。而一旦散文成为“中心”，变得“专业化”了，其生命力也就渐渐失去了。李广田曾这样说：“好的散文，它的本质是散的，但也须具有诗的圆满，完整如珍珠，也具有小说的严密，紧凑如建筑。”^①在此，作者没有提到“形”、“神”和“心”，也没有对于散文的理论概括，但他的意思与我的“形不散一神不散一心散”比较接近。如珍珠般完整和小说似的严密，可理解为散文之形聚；诗的圆满，可认为散文之神凝；而本质是散的，又可看成对散文“心散”的表述。他还有个关键词，即“好的散文”，因为不好的散文不在论述之列。

总之，散文是在“破”与“立”的互动中发展的，二者也非绝缘的，之所以分开只是为了叙述方便。但百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散文的“破”成为大势所趋，甚至为人们所乐从，这就使得散文的本质被扭曲变形了，

^① 李广田：《谈散文（二）》，《李广田散文》（第2集），第37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越来越失去其本义。在我的理解，优秀散文的“形聚神凝心散”颇似庄子《逍遥游》中的真人：肌肤若冰雪，静若处子，动如行云流水；神采奕奕，玉树临风，有仙风道骨之风采。

二、当下散文的“穷途末路”

至今，恐怕还有不少入陶醉在“散文热”的雾霭中，但我却感到当下散文的滑坡，自新世纪开始即以较快的速度朝谷底滚动，如果不加控制，散文的命运实在堪忧！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散文确实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但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隐患，而这种危险被散文界不断放大而不自知。今天的散文已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它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不论在观念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如此。

无度与失衡是当下中国散文的第一大困境。自从散文变得形可以散，神也可以散，甚至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尤其是余秋雨将散文当作可以纵横驰骋的疆域进行创作实践并大获成功后，散文的面目就与以前大为不同。从优点方面说，它使散文变得更自由了，而且获得了巨大潜力、活力和中心地位；但其缺点是背离了散文的常识和本性，进入令人吃惊的失范状态。最突出的失范是文章以“长”取胜，动辄万言甚至数万或十余万言，人们对“大散文”的理解过度局限于文章之“长”。在余秋雨之后，受其影响好为长文者有李存葆、周涛、史铁生、李国文、韩少功、王充闾、梁衡、南帆、林贤治、刘烨园、筱敏、王英琦、素素、朱增泉、祝勇、周晓枫、格致等，他们的散文确实改变了以前的“小格局”，但不加节制的泛滥却是共同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存葆，他的《祖槐》《霍山听泉》和《永难凋谢的罍粟花》等作品过于漫长，更趋向随笔和读书笔记的路数，“形”聚的特点荡然无存。另外是欲望的放纵，这包括写作欲、发表欲、表达欲。我们不妨对散文家的创作量进行研究，有的高产到了比复印慢不了多少；有的一稿多发，竟达数十次之多；还有的随意挥霍感情，给人空洞不实之感。如王英琦写他对李小龙的崇拜：“虽则我知道，一个半老不老的女人，

突然崇拜起一位过世的武术大师，显得多么可疑多么不可理喻。但我的爱你永远不懂——你的爱我就明明白白吗？正是人与人之爱的差别、崇拜的区别，拉开了人与人之间人性及个性的距离和档次。”^①这一表述是失度的、不平衡的，也是表面化的。有人指出：“在恣意、矫饰、玄虚、纵情、炫鬻、腐朽方面，散文与别种文学体裁一样，不可避免地迈出了未加节制的脚步。”^②这一认识是敏锐的。

罗马诗人、批评家贺拉斯曾提出文艺的“合式”原则，“所谓‘合式’，就是从形式到内容都应当和谐统一、合情合理”。“他主张作品结构要首尾一致，恰到好处，艺术家要善于使细节美服从整体美；他反对脱离作品内容而随意卖弄辞藻，他把那种‘摆得不得其所’的华丽藻饰和不能与表达思想感情和谐一致的段落，起了一个‘大红补丁’的著名绰号。”^③林语堂也表示，他的幽默文学“刚刚足以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亟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④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了度也就“物极必反”。散文亦然，没有限制而过于随意地书写，必然使之变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让散文之“形”继续“散”下去，而是聚合起来。

当下中国散文的第二大困境是“神”散或无神。既然散文之“神”可以飘忽无踪，散文创作也就不要求“神凝”了，所以当前的许多散文是无精打采的，甚至是失魂落魄的。比如，将一篇散文分成若干甚至几十个段落，还有的用互不相干的小题目连缀成篇，成一“集锦体”，这一面带来文章结构的松散，更重要的是主题分散、精神离散和灵魂出窍。翻开今天的散文杂志，这种散漫气泄之风如疾病一样流行，少有不被感染者。最典型的是题目的毫无生气，像一个病入膏肓者，散文家的懒散无聊令人想到

① 王英琦：《不竭的生命》，《散文》（海外版）2002年第1期。

② 冯秋子：《人间：个人的活着·代序》，《人间：个人的活着》，第2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第88—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林语堂：《八十自叙》，第112页，宝文堂书店1991年版。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塑造的形象奥勃洛摩夫。看了下面的散文题目会令人多么沮丧：《醉也无人管》《不转眼珠地盯住某人》《今晚大白月亮》《谁都想留住些什么》《刚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那年寒假我在学校值班》《借钱过日子，挺好的！》《父亲，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伤》《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很多死去的树，一块即将死去的地》《把我们自己娱乐死？》《总有一些事情在等待唤醒》《今天给我家装空调的民工哭了》《因为你没有责备我》《平生第一次打小报告》《在黑夜的旷野里听狼叫》。难以相信这些题目有不少是名家所为，本该精光四射的题目何以成为死鱼之目？作家是心力已竭，是偷懒省事，还是深受散文“神散”观念的左右？散文的题目尚且如此，其精、气、神、韵、姿、态就可想而知了！

“脑”大于“心”，有的作品处于心灵缺位状态，这是当下中国散文的第三大困境。如果从增强知识和思想含量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散文确实有了较大的改观，这主要表现在密度、厚度和深度加强了；但从心灵和人生智慧的角度观之，它又明显表现出淡化和萎缩之势。于是理智大于情感、头脑大于心灵、思想大于智慧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一般的作家不论，像史铁生这样的优秀散文家也存在用“脑”过度的问题，他的《病隙碎笔》即是被思想缠绕的一个例子。作者往往为所谓的概念折磨得不堪重负，唯独缺乏心灵之光的照耀。^①王充闾的散文有时知识过重，说理色彩过浓，心灵有被过于挤压的感觉。梁衡的一系列伟人论也是如此，理性的冷静分析和刻板的定式，往往有如持了一把手术刀，难显个人的独创性和心灵光焰。李存葆近年的散文越写越沉重，他试图用智力举起泰山般沉重的问题，可总是事与愿违，因为他忽略了心力的潜能与举重若轻的道家功夫！还有朱增泉，他以描写政治和军事人物及事件著称，但描述和分析成为其核心词，而文学性、美感、心性与悟力比较匮乏，这就影响了其散文水准的提升。包括筱敏在内的一些女散文家，原来她们擅长心灵之光的照耀，近些年对于理性的偏爱甚至迷信，却相当程度破坏了其散文质地。其实，散文是最重心灵散淡自由的一种文体，如果过于用“脑”推理，散文之心就容易变得焦躁、生硬、不平，甚至缩小枯萎。何况有的说

^① 参见王兆胜：《文学的命脉》，第184—18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